

Review  
Book

文汇读书周报文丛

# 听听那风声

文匯出版社



文汇读书周报文丛

主编 / 吴谷平

# 听听那风声

文匯出版社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听听那风声 / 吴谷平主编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4. 8  
ISBN 7-80676-604-9

I. 听... II. 吴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68477 号

---

**听听那风声**

主 编 / 吴谷平  
编 者 / 文汇读书周报编辑部

责任编辑 / 申 月  
封面装帧 / 王建纲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  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 
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  
照 排 /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
印刷装订 / 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 
版 次 /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 
印 次 /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/ 640×940 1/16  
字 数 / 260 千  
印 张 / 17.25  
印 数 / 1-5 100

ISBN 7-80676-604-9/G·338  
定价: 25.00 元

# 愿做职业读书人(代序)

吴谷平

001

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一千期了。

一千期，十九年又五十三天，不长也不短的岁月。

纸已经发黄，铅字油墨的字迹开始模糊，套红的标题正在变淡。虽然《试刊号》上的“致读者”带有浓重的时代痕迹：“她乘着‘大鼓劲、大团结、大繁荣’的东风来到你们中间，将为丰富您的生活作一点贡献”，但它也自豪地宣示，这是“第一份由新闻单位编辑出版的读书综合性报纸，面向全国发行”，“它是专为广大读书爱好者、尤其是青年同志出版的”，报纸每逢周六出版，四开四版，每期零售四分，全年订价二元一角六分。

一千期，十九年又五十三天，编辑记者换了几茬。负责创办并在创刊号上最先报道一万套洁本《金瓶梅》即将出版发行的记者谷泥——邴国义先生已另有高就；每周“书市漫步”的阿昌——褚珏泉先生已届退休，当时还是实习记者的徐坚忠对文汇读书周报情有独钟，转了一圈又回来主持编务。当年的帅哥靓妹朱伟、陆灏、郑逸文，如今已步入中年，各有所成。今天，又一批帅哥靓妹在这块读书人园

地里默默耕耘……

一千期，十九年又五十三天，报纸的面孔也变了几变，如今十六个版，除了文史哲，还有经济、教育、科技、成长、阅读西方、图与文、新书坊……有人说不如从前，有人说丰富多彩，至少是更多地履行了创刊时的宗旨：“专为广大读书爱好者、尤其是青年同志”。

1992年1月4日创办的“书人茶话”专栏是读书人“自己的园地”。翻阅一本本合订本，有多少读书人在此“以文会友”：王元化、鯤西、魏明伦、吴小如、冯世则、金克木、谷苇、谢泳、舒芜、赵自、严秀、朱健、李辉、魏荒弩、钟叔河、宗璞、弘征、周振鹤、周劭、王学泰、金性尧、王稼句、黄裳、陈四益、施蛰存、冯亦代、李文俊、李庆西、范用、王梦奎、龚德明、止庵、魏绍昌、张中行、牧惠、刘厚生、陈平原、舒展、唐振常、钱定平、钱谷融、董桥、资中筠、章培恒、流沙河、朱正……正是群贤毕至、名人荟萃。

不经意间，翻到1996年1月6日的报纸，上面刊登着景文先生的“茶话”《作家罗斯的苦恼》。旧文重读，如品越陈越醇的普洱：

“偶尔看见一份1992年11月3日的法国《世界报》，上面刊登了一则记者约斯亚娜·萨维尼欧对美国作家菲利普·罗斯的采访记，罗斯抱怨说：‘很难找到一个人，能就一本书认认真真地谈上一个钟头。我不知道全世界是不是都这样，反正我可以证实在美国、甚至在纽约是这样。’”

景文先生说，我“可以直接地证实在中国、甚至在北京是这样。认认真真地谈一本书，已属不易，还要谈上一个钟头！上哪儿去找这样一个人？问‘《红与黑》读过吗’，答曰‘读过’，这已经不错；问‘《尤利西斯》读过吗’，答曰‘翻了翻’，就属难能了；要说‘谈谈吧’，则顿时语塞。”

“罗斯所说的‘一个人’不是随便什么人，而是他的同行，像他一样的小说家。1985年秋，我在巴黎拜访过极受尊崇的作家于连·格拉克，他就慨叹道：‘如今作家见了面，从不谈书，而是问，昨天晚上的

某某电视节目看了吗？现在连写书的人都不读书了。”

“现在识字的人多了，然而读书的快乐仍是少数人的专利，可悲的是为别人提供快乐源泉的人也开始拒绝享受这种快乐了。”

“在中国，几年前就有人议论文学评论界存在着不读而评的现象，近日又听说某评论家在某地宣布退出评论界，因为读一本厚厚的书写一篇短短的评太不上算。”“这倒让我想起了法国《世界报》的一位书评家，他如今已是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了。我曾经问他：‘您每周写一篇书评，都全文读过吗？’他回答：‘当然读过，而且不是一本，因为我要从读过的几本书中选择一本来评。’我又问：‘那您不会感到厌倦吗？’他笑了：‘不，我喜欢读书，有人出钱让我读书，何乐而不为？’善哉斯言！做书评家固然是一种职业，可书评家把读书当饭碗就要算账，算账则免不了计较盈亏，可悲也夫！”

八年过去，景文先生之所忧并未改变多少，把读书当作乐趣的也还只是少数。读书不只要耐得寂寞，还要甘于清贫。学历的读书，投资回报期长，非学历的读书更是高投入低产出。这些年，书价上涨的速度超过工资稿费上调的速度，加上“要从读过的几本书中选择一本来评”，常常是写稿所得不敷买书所出。一本十来万字的书，没有几个小时读不完；一篇千多字的文章，没有个把小时写不成，再有本事，文思如潮涌，下笔有神助，一天一篇书评，二百三百大洋一篇，扣除买书支出所得，大概也只是知识分子的平均收入了。到这个份上，也没乐趣可言了。

善哉斯言，“有人出钱让我读书，何乐而不为？”不只有书可读，作者、出版社一本本的书寄来，还有笔润可纳，数额远比媒体的稿酬要高，真是何乐而不为！只是这书评文章里难免带上些可悲也夫，只有鲜花没有荆棘，只有恭维没有批评，到头来耽误了更多的读书人。

“键”文至此，想起了流沙河先生在《书鱼知小》一书的代序所说，“书太多读不完，这是现代人的苦恼。应该有职业的读书人一大群，他们读了，写些心得，传给众人。”流沙河先生有点羡慕，“愿作职业读

书人”。《文汇报读书周报》就是“职业读书人”。做职业读书人并不易，要有定力，能够收得拢心、守得住“性”——品性。君不见中外有些著名的读书类刊物，守不住清贫，正酝酿“变脸”寻找致富之路。

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，只是寄望文汇报读书周到二千期、三千期、五千期乃至更长的时候，依然是“读书爱好者、尤其是青年同志”的园地。

## 目 录

### 书人小影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张 军 | 与“纸帐铜瓶室主”谈书——访郑逸梅先生     | 003 |
| 陆 灏 | 艺术的批评和批评的艺术——访王佐良先生     | 005 |
| 潘向黎 | 立传岂但凭笔墨 历尽沧桑大道平——访朱东润先生 | 007 |
| 安 蒂 | 读书“寻根”——访邓云乡先生          | 009 |
| 安 迪 | 沙滩寻梦——记张中行先生            | 011 |
| 郑逸文 | 华君武印象                   | 013 |
| 姜德明 | 赵家璧                     | 015 |
| 安 迪 | 蒲桥夜话——访汪曾祺先生            | 017 |
| 郑海瑤 | 寻访顾颉刚                   | 019 |
| 安 迪 | 墨磨人——访柯灵先生              | 022 |
| 章 铤 | 也有快乐 也有忧愁——访诗人邵燕祥       | 025 |
| 韩沪麟 | 秀木孤且直 不容风来摧——诗歌翻译家许渊冲素描 | 027 |
| 赵 进 | 见萧乾记                    | 029 |
| 安 迪 | 窗外没有风景——访诗人卞之琳          | 032 |
| 安 迪 | 未被蚕食的记忆——访孙大雨先生         | 034 |
| 郑逸文 | 丁聪印象                    | 036 |
| 郑逸文 | 听听那风声——话“听风楼”主冯亦代       | 038 |
| 卫建民 | 长沙钟叔河                   | 041 |
| 安 迪 | 帝都沧海客——记柳苏先生            | 044 |
| 方 健 |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——记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   | 046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刘 石 | 启功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| 049 |
| 陈子善 | 与董桥谈董桥                   | 052 |
| 韦 文 | 陈四益的“麻辣烫”                | 055 |
| 刘绪源 | 范用之可爱                    | 057 |
| 韩沪麟 | 季羨林,我精神上的“老祖”            | 060 |
| 史 汀 | 夏访胡道静先生                  | 063 |
| 刘 石 | 千万富翁王利器先生                | 067 |
| 董大中 | “南玲北梅”的“梅”               | 069 |
| 卢晋文 | 访问常风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| 072 |
| 韩沪麟 | 终生相守,矢志不渝——记莎士比亚研究专家方平先生 | 074 |
| 彭 伦 | 一个零件也不丢的人——访文洁若先生        | 077 |
| 彭 伦 | “我是一个绝对新闻迷”——访董鼎山先生      | 080 |

## 大家肖像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巴 金 | 怀念振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85 |
| 叶稚珊 | 花雨尘埃旧巢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91 |
| 谢蔚明 | “火里凤凰”黄永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097 |
| 钱文忠 | “毕竟是书生”:纪念周一良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02 |
| 何 倩 | 智者不惑 仁者旷达——访钱谷融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| 110 |
| 何 倩 | 趟过不同文化的河流——龙应台印象记                    | 118 |
| 余英时 | 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6 |
| 何 倩 | 在历史中求史识——访唐振常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31 |
| 何 倩 | 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<br>——就线装本《清园文稿类编》访王元化先生 | 139 |
| 沈 寂 | “良友”马国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7 |
| 卫建民 | 犁歌远逝 荷香乾坤——敬悼孙犁同志                    | 153 |
| 林东海 | 人间怪杰——记聂绀弩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59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何 倩 | 腹有诗书气自华——访黄裳先生   | 164 |
| 赵 衡 | 断蓬白发亦平安——为宪益舅舅画像 | 171 |

## 师友杂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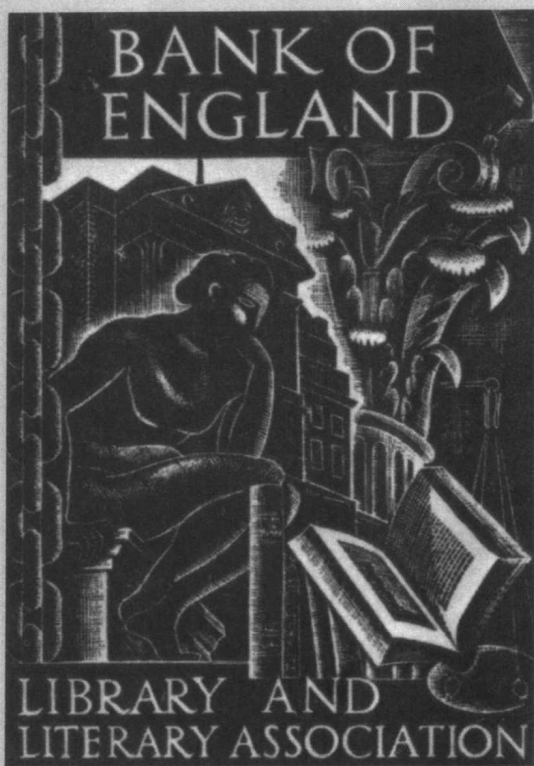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杨 苡 | 爱征服一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81 |
| 邓云乡 | “冬夜”、“古槐”悼俞师                  | 184 |
| 王世襄 | 《平复帖》因缘——怀念伯驹先生               | 187 |
| 吴小如 | 一代孤高百世师——忆林宰平先生               | 190 |
| 卞之琳 | 悼冯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93 |
| 王辛笛 | 叶公超二三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95 |
| 吴小如 | 我和废名师的最后一面                    | 198 |
| 蔚 明 | 忆念启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01 |
| 鯤 西 | 记潘光旦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04 |
| 陈 诏 | 忆赵景深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07 |
| 蔚 明 | 忠厚长者常任侠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10 |
| 时 萌 | 回忆王瑶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13 |
| 鯤 西 | 陈岱孙：一代学人的终结                   | 215 |
| 章廷桦 | 同窗钱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17 |
| 林芷茵 | 与荃麟共事的日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22 |
| 王运熙 | 怀念陈子展先生——纪念陈先生百年诞辰            | 225 |
| 应锦襄 | 记一个不应被文坛忘却的人<br>——纪念陶晶孙诞辰一百周年 | 228 |
| 张树年 | 怀念起潜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31 |
| 范 用 | 怀念范泉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35 |
| 林芷茵 | 一位经历奇特的学者——记严北溟先生             | 238 |
| 肇 新 | “老渔夫”魂归大海——悼戈宝权先生             | 241 |
| 叶 冈 | 童书业一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245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陆正明 | 书法以外的舒同            | 248 |
| 王芝琛 | 深情怀念赵朴老            | 251 |
| 许觉民 | 漫忆巴人               | 254 |
| 秦绿枝 | 想起了绍昌              | 257 |
| 林 谷 | 一片晚秋的枫叶落了——缅怀李霁野先生 | 260 |

# 书人小影

SHU REN XIAO YING

---





# 与“纸帐铜瓶室主”谈书

——访郑逸梅先生 | 张 军

003

沪西一幢幽静的小楼中，年登耄期的文史掌故作家郑逸梅先生独居陋室，每日成就数千文字，以其清逸酣畅的笔墨和渊博深广的学识，为世人留下许多珍贵史料，他的文字慑服了众多读书人的心。

日前，我又去探望了这位性情温厚而淡泊的文坛老人。“纸帐铜瓶室”是郑逸梅先生的书斋兼卧室，六平方米的狭长小屋，满是书籍和资料。

郑逸梅先生拿出几本新作让我欣赏，如《文苑花絮》、《艺林散叶续编》等，都是书店的热销书。1982年以来，这位老人已出版了九种新著，还参与编写香港的《中国书法大辞典》、日本的《吴昌硕信片册》等，另有《梅庵谈荟》、《逸梅杂札》、《藏书家考略》等几部著作将付梓闻世，其间所写补白、专栏文章更不知其数。我问：先生著书的秘诀何在？郑老淡然一笑：读书、交友、收藏、搜集资料而已。

郑老从小爱书，十岁不到就买来《昭明文选》珍藏着。早先爱看小说，后以为那都是空中楼阁，便转念于文史、笔记之类，最爱史书和欧阳修、归有光、袁枚等名家的传世之作。好诗词文札、金石书画，曾收藏名人尺牍万余，珍贵扇面、扇子各三百余，藏书丰富，使郑老从中获知许多轶事旧闻，又交友甚广，所见所闻，皆成文字，日长月久，便积累了一个珍贵的文史掌故资料库。可惜一场浩劫，所存无几。

郑逸梅先生以教书为业七十年，却颇多钟情于笔耕，有人笑曰：不务正业。其实郑老极重视教育，他说：“现在的语文教科书中可供精读的古今名篇所收无几，而艺术性较差的泛读性课文充斥其中，因而学生的文学修养常不如前人，作文淡然乏味。”郑老打开书橱，取出一册已泛黄的手稿，清逸秀丽的蝇头小楷是他少年的手迹。这是郑老在苏州上小学时的作文，笔机灵敏，文情并茂，当时的国文先生批阅时常给满分。

郑老以为，青年人，尤其是文学青年，应该注重文史等诸方面修养，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例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唐宋诗词等是必读的，平仄声总应略知。谈到出版，郑老一再强调，编辑水平应高于著作者，但现在往往适得其反，编者对作品的删改，往往十分拙劣。我征询他对出版的意见，郑老慢慢抹了一下疏发，轻轻笑道：“周期之长，令人不安，像我年已九旬，怕等不及了……”

郑老谈兴正浓，有杂志编辑造访约稿，我便独自环顾四壁，除金石字画，便是盈书的书橱了，有一橱满是辞典之类，如《中华大辞典》、《辞源》、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等几十种。书桌上，取之元朝杨铁崖所植“江南第一松”的树块造型，青花白瓷碗中的雨花石，秦阿房宫瓦当，都显示出在此安砚读书的室主所具的超逸之性和淡泊之志。

像郑逸梅先生这样九旬健在，并仍孜孜笔耕的文坛名人是罕见的，这位文史掌故作家贡献给社会的史料，是十分珍贵的，却依然独居于那简陋狭小的朝北斗室，仿佛不为外人所知。（1985年5月4日）

# 艺术的批评和批评的艺术

——访王佐良先生 | 陆 源

005

当我叩响招待所的房门时，正是入冬以来第一股寒流袭击上海之夜，我有些寒颤。开门的就是我专程前往拜访的翻译家王佐良教授，中等身高，和蔼的脸，握手、走路、交谈都看不出他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。

柔和的灯光，温暖的气氛，好像跨进了另一个季节。我们的交谈很随便，海阔天空，但总离不开我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。

前年，王佐良先生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之邀，去美国讲学，访问了七十多天。话题便从这次的访问开始。我说，我读了王佐良先生在《读书》杂志连载的以《一次动情的旅行》为题的若干文章，而且非常喜欢王先生优美的文字，喜欢他用散文的笔调介绍美国的文学研究状况。

“我是把它当作散文来写的。”

这又使我想起了王先生的另一本著作《中外文学之间》，也具有这样的风格。

“为什么文学艺术的批评文章一定要写得晦涩难读，写得枯燥乏味？批评也是一种艺术，也要给人以美。鲁迅先生为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》写的序言，仅用了一万四千字就评介了当时分属各个流派的二十位作家，写得相当精练、优美，毫无教条气。几笔就勾画出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，字数虽少，但却使人感到非常从容。”

其实王佐良先生近年发表的文章也在追求着这种批评艺术。他为《美国短篇小说选》写的每个作家的简介,文章虽短,但都是精心之作,写出了独到的感受和见解。即将出版的、由王先生编译的《英国诗选》中的每一个诗人的简介,都是王先生用心去写的。王佐良先生以他的《英国文学论集》、《论契合》这样博大精深的著作使人佩服不已,但他也没有因为作者简介这样的小文章而随便敷衍,而是力求写出新意、写出美。王先生这种严谨的学风我也早有所闻。他为了把英国诗人彭斯的《一朵红红的玫瑰》这首小诗译得纯净而锐利,曾几易译稿,仍觉不满意。

谈到治学的严谨认真的作风,王佐良先生便讲到了他的老师燕卜苏先生。1937年,英国著名诗人、批评家燕卜苏教授来到燃烧着抗日烽火的中国,在湖南衡山南岳用手提打字机凭记忆把莎士比亚的《奥赛罗》全文打出,为中国学生讲授英国文学。时隔五十多年,当时的青年现在已是耄然一翁,但王佐良先生仍然没有忘记那时的情景,在以后的几十年中,“每当自己在教学工作里遇到困难、感到疲惫,一想起南岳的情形,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——他的行为成了我衡量自己工作态度的一种尺度。”

也许是燕卜苏先生的影响,王佐良先生从来没有躺在已有的成绩上,也从没有以为自己是牛津大学的研究生而吃着老本。尽管现在他已七十高龄,尽管他已出版了《彭斯诗选》、《苏格兰诗选》等译作和《论契合》等中英文论著,但他仍在不断追求着。从他近来发表的文章中,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他在追求一种批评的艺术、批评的美。(1987年1月3日)